孔子二千四百五十年
光緒二十五年歲次己亥
二月十一日

清議報

第九冊

THE CHINA DISCUSSION

ISSUED THREE TIMES PER MONTH.

清議報第九册目錄

本館在橫濱居留地壹百三十九番

本館論說

尊皇論一 論保全中國非賴皇上不可　哀時客稿

傀儡說　哀時客稿

支那近事

戊戌政變記

光緒聖德記

寄書

蝗蝻錄燒書表合序　憤人郵稿

外國近事及外議

西報譯篇

東報譯篇

支那哲學

瀏陽譚氏仁學　譚嗣同

政治小說

佳人奇遇卷三　東海散士

詩文辭隨錄

讀日本松陰先生幽室文稿題其上　更生

漢上紀事四篇　譚嗣同

晨登衡嶽祝融峯二篇　譚嗣同

尊　皇論一　論保全中國非賴　皇上不可

哀時客稿

自甲午以前。吾國民不自知國之危也。不知國危。則方且岸然自大。偃然高臥。故於時無所謂保全之說。自甲午以後。情見勢絀。東三省之鐵路繼之。廣西之土司繼之。膠州灣繼之。旅順大連灣威海衛廣州灣九龍繼之。各省鐵路礦務繼之。長江左右不讓與他國山東雲貴兩廣福建不讓與他國之約紛紛繼之。於是瓜分之形遂成。而保全中國之議亦不得不起。丙申丁酉間。憂國之士。汗且喘走天下。議論其事而講求其法者。雜遝然矣。然未得其下手之方。疾呼狂號。東西馳步。而莫知所湊泊。當時四萬萬人未有知　皇上之聖者也。自戊戌四月二十三日。而保全中國之事始有所著。海內喁喁想望維新矣。僅及三月。大變遽起。聖君被幽。新政悉廢。於是保全之望幾絕。識微之士。扼腕而嗟。虎狼之鄰。耽目而視。僉曰。是固不可復保全矣。哀時客曰。吁有是言哉。有是言哉。

哀時客曰。吾聞之議論家之言。爲今日之中國謀保全者。蓋有三說。

甲說曰。望西后榮祿剛毅等他日或能變法。則中國可保全也。

乙說曰。望各省督撫有能變法之人。或此輩入政府。則中國可保全也。

丙說曰。望民間有革命之軍起。效美法之國體以獨立。則中國可保全也。

然而吾謂爲此談者。皆闇於中國之內情者也。今得一一取而辨之。

甲說之意。謂西后與榮祿等今雖守舊。而他日受友邦之忠告。或更値艱難。必當翻然變計也。辨之曰。夫龜之不能有毛。兎之不能生角。雄雞之不能育子。枯樹之不能生花。以無其本性也。故必有憂國之心。然後可以言變法。必知國之危亡。然後可以言變法。必知國之弱由於守舊。然後可以言變法。必深信變法之可以致强。然後可以言變法。今西后之所知者娛樂耳。榮祿等之所知者權勢耳。豈嘗一毫以國事爲念哉。語以國之將危亡。彼則曰此危言聳聽也。此莠言亂政也。雖外受外侮。內生內亂。而彼等曾不以爲守舊之所致。反歸咎於維新之人。謂其長敵人之志氣。散內國之民心。聞友邦忠告之言。則疑爲新黨所嗾使而已。彼其愚迷至死不悟。雖土地盡割。宗社立隕。豈復有變計之時哉。故欲以變法自强。望之於今政府。譬猶望法之路易十四以興民權。望日本幕府諸臣以成維新也。且彼方倚强俄以自固。得爲小朝廷以終其身。於願已足。遑顧其他。此其心人人共知之。然則爲甲說者。殆非本心之論。否則至愚之人耳。殆不足辨。

乙說之意。謂政府諸臣雖不足道。而各省督撫中如某某某某者。號稱通時務。素主變法。他日保全之機。或賴于此。辨之曰。此耳食之言也。如某某者。任封疆已數十年。其所辦之事。豈嘗有一成效。彼其于各國政體毫無所知于富强本原瞠乎未察胸中全是八股家習氣而又不欲失新黨之聲譽于是摭拾皮毛補苴罅漏而自號于衆曰吾通西學夫變、法、不變、本原、而變、枝、葉、不變、全體、而變、一端、非徒無效、祇增弊、耳。彼某某者何足以知之即使知之而又恐失舊黨之聲譽豈肯任之夫人必眞有愛國心然後可任大事如某某者吾非敢謂其不愛國也然愛國之心究不如其愛名之心愛名之心又不如其愛爵之心故苟其事於國與名與爵俱利者則某某必爲之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國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名今夫任國事者衆謗所歸衆怨所集名爵俱損智者不爲也馮道大聖胡廣中庸明哲之才閒世一出太平潤色正賴此輩惜哉生非其時遭此危局欲望其補救。甯束手待亡耳。此外餘子碌碌。更不足道。凡國民之有識者皆知之。亦不待辨。

丙說之意。以爲政府腐敗。不復可救。惟當從民間倡自主獨立之說。更造新國。庶幾有瘳。辨之曰。此殷憂憤激者之言。此事雖屢行于歐美而不切于我中國今日之事勢也西國之所

以能立民政者以民智既開民力既厚也人人有自主之權雖屬公義然當孩提之時則不能不藉父母之保護今中國尙孩提也孩提而强使自主時曰助長非徒無益將又害之故今日倡民政于中國徒取亂耳民皆蚩蚩伏莽徧地一方有事家揭竿而戶竊號莫能統一徒魚肉吾民而外國借戡亂爲名因以掠地是促瓜分之局也是欲保全之而反以滅裂之也。

故今日議保全中國。惟有一策曰尊。　皇而已今日之變爲數千年之所未有　皇上之聖亦爲數千年之所未有（聖德之記具詳別篇）天生聖人。以拯諸夏。凡我同胞。獲此慈父。易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今雖幽廢猶幸生存天之未絕中國歟。凡我同胞各厲乃志各竭乃力急君父之難待他日之用扶國家之敝杜强敵之謀勿謂一簣小積之將成邱陵勿謂涓滴微合之將成江海人人心此心日日事此事中國將賴之四萬萬同胞將賴之

傀儡說　哀時客稿

優孟之塲有所謂傀儡者焉其奏伎也設帷以蔽塲帷之上有似人形者肎體畢肖衣服畢備有人居帷下傞傞焉持而舞之啁唽焉爲之歌此劇塲中最劣下而最曖昧者也人而傀

儡時曰不人國而傀儡時曰不國哀時客曰嗚呼夫何使我國至於此極也八月六日以後

聖主幽廢國既無君然錄京鈔則仍曰恭奉上諭上奏摺則仍曰皇上聖鑒我　皇上口之所言不能如其心身之所行不能以自主然而引見召見朝儀依然如絲如綸王言仍舊是西后以　皇上爲傀儡也西后不過一婦人所眈者娛樂耳非必篡位幽主然後快於心也榮祿蓄異志覬非常憚於動天下之兵乃借后勢以箝人口其實所頒僞詔未必皆西后之言所行暴政未必盡西后之意榮祿自積操莽之威而西后代任牛馬之勞是榮祿以西后爲傀儡也俄人以甘言噢咻舊黨嗾之使糜爛其民助之使斲喪其國彼等有恃無恐頑固之氣益壯革新之機益絕迨於魚爛已極而俄人收漁人之利自尋斧柯爲人驅除是俄人以中國政府爲傀儡也嗚呼國之不振誰不得而侮之今之以我爲傀儡者豈獨一國而已全國關稅握于人手關道關督一傀儡也全國鐵路握于人手鐵路大臣鐵路公司一傀儡也全國礦務握於人手礦務大臣一傀儡也沿江釐金握於人手委員一傀儡也洋操訓練握于人手將弁一傀儡也無端而膠州割無端而旅大割無端而威海廣灣割無端而海門灣又將割土地之權一傀儡也一言而劉秉璋免一言而李秉衡黜一言而董福祥退

用人之權一傀儡也嗟夫今之滅國者與古異古者滅人國則瀦其宮虜其君今也不然傀儡其君傀儡其吏傀儡其民傀儡其國英人之滅印度土酋世其職者尚百數十年傀儡其土酋也六國之脅突厥突厥之政府不廢傀儡其政府也埃及傀儡于英越南傀儡於法高麗傀儡於俄中國者傀儡之頑而碩者也一人之力不足以擧之則相率而共傀儡之此蚩蚩者猶曰我國尚存我國尚存而豈知彼眈眈者已落其實而取其材吸其精而鹽其腦官體雖具衣冠雖備豈得目之曰人也哉嗟乎必自傀儡然後人傀儡之中國之傀儡固已久矣及今不思自救猶復傀儡其君傀儡其民竭忠盡謀爲他人效死力於是我二萬方里之地竟將爲一大傀儡塲矣夫目人以傀儡未有不色然怒者今坐視君父之傀儡于奸賊國土之傀儡于强鄰還顧我躬亦已成一似人形而傞傞於帷間者此之不羞此之不憤尚得爲有人心哉尚得爲有人心哉

光緒聖德記

第一章　上捨位忘身而變法　見前第二冊

第二章　新政皆無人輔佐而獨斷

皇上英斷絕人。當五月以來。變行新法。　上之親臣。只翁同和一人。早已驅逐。其樞臣中皆守舊庸懦。無一通古今中外之才。無一人願贊維新。並無一人能備顧問者。乃至內外諸大臣皆然。以　上之明。日與諸守舊衰謬之臣。相見相接。無一能稍酬　聖意。稍答　聖問者。行事無所與謀。畫策無可與決。立法無可與議。疑義無可與難。掌故新法無可與問。當是時。　上讀古今中外之書甚多。講西法甚熟。皆遠出諸大臣千萬。而諸臣非惟不能佐助。若剛毅且挾西后李聯英之勢。每事必與　上忤。而　上無逐大臣之權。無用人之權。雖有所善。不能置一人於左右。朝夕謀議。以問天下之人才。知天下之情勢。考中外之形局。斟酌損益變法之宜。條理構畫新法之全局。雖欲開制度局懋勤殿而不能也。即有可信任之人。非徒不敢用。且避嫌不敢多見。以備顧問。謀議一事。僅藉奏摺以通之。而奏摺皆與天下共之。故　上有欲疑問謀議而不能。

下欲請委曲措施而不可。以新法之重大。用人行政之要。從古所難。未有不藉一人毗贊謀議。而能敷政優優者。　上乃一切獨斷。裁自　聖心。五月至七月。九十日之中。新政大行。從善如轉圜。受言如流水。雖上壓於西后。下阻於羣臣。而規模廣大。百度維新。掃千載之秕政弊風。開四萬萬人之聰明才智。流風善政。美不勝書。民望蒸蒸。國勢日起。以二千年來之賢君英主。在位數十年之久。賢才數十人之多。可書之事。可傳之政。未有若我　皇上無權無助。行政九十日之多者。令有全權。多賢輔而久道化成。豈止孕虞育夏。甄殷陶周哉。算學家之反正比例。可以推矣。

第三章　羣僚士民皆許上書

國朝天澤極嚴。君臣遠隔。自內而公卿台諫。外而督撫百數十人外。不能遞摺。其庶僚名雖許由堂官代遞。士民許由察院代遞。而承平無事。大臣亦稀諫書。故壅閉成風。庶僚士民既不上書。堂官察院亦不肯代遞。故雖有四萬萬人。實數十資格老人。支拄掩塞之而已。　聖祖　世宗時。司道尚間有遞摺者。嘉道後則絕無之。故疾苦如山。積弊如海。九重萬里。無由聞知。向來譬之如十七重浮屠。層層塞隔。雖有才人志

士。扼腕嗟嘆。而敵患民隱。無由達於　上聽。良言嘉謨。無由入告於后。即以恭親王雖爲親藩。位猶人臣。而士夫不能見。不能上書。故在總署三十餘年。聰明絕人。而萬國情事不能解。輿圖亦未能詳考。蓋尊貴太甚。壅蔽必多故也。餘若宰相大臣。督撫司道。皆士民所不能上書者。蓋蔽塞甚矣。即前朝間有太學生上書。亦絕無民人上書者。　皇上乃欲盡知民隱。欲盡覘天下人才識。破盡壅塞。蕩開堂壁。既勸開報館以求昌言。復許藩臬道府上摺。既許羣僚及州縣遞奏。並許士民上書。又恐詣　闕爲難。聽在外由州縣封遞。非徒　國朝所無。亦千古所未有。考通史而不得見者也。於是懷才抱志之士。望風雲集。咸得吐胸臆紓實學於　聖主之前。九流並湊。百孔同和。　上備嘉納。見之施行。眞千古未有之盛遇也。四萬萬人中。凡有疾苦。凡有積滯。凡有才賢。孰不呈露破除於　聖主之前乎。廣聞見而決積壅。通下情而達民隱。坐一室而知四海。不窺戶牖而知天下。非聖人而能若是乎。

第四章　豁達大度

國朝堂陛既嚴。又承平日久。權臣和珅穆彰阿之流。以督責箝羣臣之口。奏摺中一字

之失。一畫之誤。體裁少謬。非徒嚴譴。有得重禍者。故羣僚畏謹。恐不自保。石慶馬五尾之獲罪也久矣。當羣僚上書之日。多出草野。不諳奏摺體式。或有官銜在上。或稱職不稱臣。或稱呈不稱奏。體裁雜沓。上皆不問。明降　上諭曰。吾欲覘舉國人才識耳。體式何責焉。至有野民漁人上書。用二尺之長條。稱及　皇上亦不抬頭。皇上笑而置之。求言之深。求才之切。寬小故而舉大誼。大度容人。蓋自古所未見焉。

第五章　日昃勤政

承平日久。大臣皆以資格進用。偷惰度日。限隔言路。章奏日稀。入直即退。既許羣僚及士民上書後。都察院每日遞摺數十。各署亦然。摺厚有至百數十開者。　上鷄鳴而起。日晡乃罷。猶不能盡。　上乃自閱其要者。餘令譚嗣同四京卿入軍機覽閱。然每日猶不能畢。或請少加制限。　上終不倦。不肯限制。此又自古所無。先是章奏或少。上端坐穆思前日之摺。斟酌施行。退朝則考讀西法新政之書。日昃不遑。其勤政如此。

第六章　求才若渴

唐宋皆五日一朝羣臣。明世見大臣尤稀。神宗乃至二十九年不見臣下。 國朝立法。每日必召羣臣。不問寒暑。 皇上求才若渴。海內豪俊。日有薦舉。每日除見樞臣大臣及道員外。召見薦舉人才。垂問勤勤。或過一二時許。稱旨者擢用。擬開懋勤殿以謀議制度。用外國通才以備充顧問。考數月內薦舉之多。爲 國朝所未見。 上之求才若渴如此。

第七章　破格用人

資格用人。至 國朝而極矣。漢人舉孝廉爲郎。擢議郎爲守。入朝即可爲三公。我 朝則御史九轉。乃至五品卿。侍郎則左右徧歷。乃能陟都憲。編檢郎曹十餘年乃得補缺開坊。若循資久者。皆至大僚。以是士氣曷萎。夫漢武帝明太祖擢用英豪。皆有不次之擢以厲士氣。故人人有進取之心。 皇上於袁昶岑春暄一言。皆超授藩司。王照不畏強禦。則以主事而擢四品卿。江標督湖南學政。 唱新政有聲。則擢四品卿。黃遵憲官湖南有聲。則擢三品卿使日本。鄭孝胥召見稱旨。則由同知超授道員。若四軍機則楊銳以內閣侍讀。劉光第以刑部主事。譚嗣同以知府。林旭僅以會試舉人中書。並授四品

卿。參預新政。參預新政者。實爲宰相矣。其徐致靖王錫蕃。以少詹學士作署禮部侍郎。固爲超授。即李端棻以倉督授禮部尙書。尙是超擢。以禮尙多由兵刑工三部推移。無有由侍郎上擢者也。若袁世凱之由按察使擢侍郎。吳懋鼎端方徐建寅以道員擢三品卿。皆不吝通爵顯官。以待天下之士。令士氣聳動。人人有柄用之望。相與講求。即至有爲以主事召見。已爲咸豐以來四十餘年未有之創舉。若以主事專摺奏事。尤爲　國朝曠典所無。其破格以待天下之士。實有漢武帝明太祖之風。高武遠蹠。可以爲開創之規模焉。

第八章　明罰勅法

二品大臣以上。向請命於西后。　上無權焉。然明罰勅法。尙有雷霆振厲之風。以壅塞言路之故。盡褫禮部全堂尙書侍郎六人。逐敬信李鴻章出總署。實有大明黜陟之力。無權猶如此。若有全權。則守舊迂謬之人。必難偷惰取容者矣。榮祿深畏英明。自恐不保。故及於難。然深宮隔絕。無人與謀。不知外事。但觀英斷。已合武人志剛之義。可以見英絕之才矣。

(未完)

蝗蝻錄燒書表　合序　　憤人鄧稿

古之聖君賢臣。與暴君邪臣。非殺人最多者乎。世之智士仁人。與曲士細人。非罵人最甚者乎。因其是非與名各別。或曰是非無止境。是非無定論。是非之中心線。吾子於何求之。況佛氏之言曰。即是即非。即非即是。是是非非。若泡光幻影耳。吾子於何爭之。對曰。身世因緣。固屬夢影。然除夢影而勿題。非大負身世。豈造化意哉。造化也。養氣與本質合爲酸。與配質合爲滷。爲酸爲滷。同一養氣。惟其因施之地不同。遂造化是非各別。天演之論曰。造化之力無微塵離。是非之爭無微塵離。造化具博愛心焉。豈好事者乎。世界不爭。便物無進境。是非不爭。便人無生理。譬之海戰。其準頭與抛物線。兩軍恰合。然交攻之際。殺人者炮。殺我者亦炮。惟其人我之炮不同。遂是非之見各別。夫此情此地。可是非不爭者乎。方今中國外則列國之爭。內則新舊之爭。其爭無止境。當進無止境。嗚呼。爭則見矣。進則未也。中國也愈危亟矣。顧亭林之言曰。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僕旅異域。惶愧殊甚。戊戌秋。理案頭。檢得蝗蝻錄燒書表宿稿兩束。爰作弁語。并定凡例。拉雜成案。以爭進境。雖大書特書。毛錐子不

能飛出食人。其公是公非。聞之者能少戒乎。竟述所見以附清議。知我罪我。聽之耳已。

凡例

一汞之與銀。昭然異金。惟其功用與綠氣合。同具炸裂性。故同爲炸金類也。今蝗蝻錄與燒書表合訂者彷此意。

一漢高祖入關。與父老約法三章。簡明劈脫。今蝗蝻錄各條。各繫殺字了案。師古意耳。

一律有久暫寬猛之分。凡暫律必猛。如雅典之大拉古血書是也。今蝗蝻錄亦暫律也。如大清律例亦共得一百七十條。則可殺者人共得一百七十種。如乎猛矣。然書名蝗蝻。儘可撲殺使無噍類。否則艮禾害矣。

一孔子删書。斷自唐虞。則唐虞以前之書。孔子得而燒之矣。詩三千篇。存三百十一篇。則二千六百八十九篇。孔子亦得而燒之矣。然今世人只聞始皇燒書。而不聞孔子燒書者何也。蓋始皇所燒不當燒。雖燒而遺經復出矣。孔子所燒當燒。即不燒亦

自成灰燼。昔歐陽永叔讀書秘閣中。見數千萬卷皆黴爛不可收拾。有書目數十卷亦爛去。但存數卷而已。視其人名皆不識。書名皆未見。夫歐公不爲不博。而書之能藏秘閣者。必非無名之子目。錄中竟無一人一書識者。其自成灰燼不燒而燒矣。今燒書表之作。一憐其書之自成灰燼而人不知。一恐其書之未成灰燼而人不燒也。

一燒書表無暇辨及經史子集。惟分急燒盡燒緩燒擇燒四類。

一燒書表凡平庸者不入。生僻者不入。未免有遺珠之憾。增之續之。俟之魁閎寬通之士。

西報譯編

論中國急宜改革

西三月十五號日本泰晤士報錄某報云。據今現勢。東方各國。欲求國權平等。莫非要中國大加改革然後可。然文明之運。又若有其層級者焉。非可驟致也。今中國積弊之深。非經一翻喪亂。振起國民之精神。不能致國民心志之專一。如前年中日之役。兩邦之强弱各判。國權何以能相及乎。且觀五十年來。中國屢見挫于外人。何俟用兵于高麗而始決哉。則爲中國者。欲不改革而不可得也。觀英人之犯廣州則以禁鴉片起釁。其後英法又合謀用兵于京津。內訌之燄。最熾者莫如髮逆之亂。其餘爲亂者尙有數起。又同光之間。用兵于伊犁。用兵于越南。越十年而有中日之役。旋而德人又據膠州。中國之瀕于危亡者。殆不一見。然所以不至于亡者。非果政府之力足以安內而攘外也。不過內匪之力未大。又得洋兵以助剿耳。故外人來觀中國者。每遇中國多更一事。即多一事以考知其衰弱之由。乃中國人士。仍多執迷不悟。坐致頹壞。更有一事焉。爲中國人所素味者。如自蘇彝士河旣開之後。歐洲人之來東。爲程倍捷。則觀

國愈審。在東方諸國。應如何倡行善政以禦之。乃中國人不獨不知其事。即有人告之亦不信。其又何能改更也。惟日本則不然。善于師法。而不自飾其短。故日進文明。今中國政府以內外之禍既深。頗欲改行西法。如陸軍訓練洋操。大購兵艦以興復海軍是也。惟是日借洋債。而息欵之累亦日甚。鐵路雖築。而皆藉力於外人。政府實不得操其權。亦將何所用之。夫以中國之地大物博。而自致于此。誠可惜也。其餘在亞東諸國。尚有印度波斯安南緬甸暹羅高麗等。亦皆不能更新。以安其衆。今而或敗或亡。豈不可爲前車之鑒。雖然謂中國果如前數國之一朝敗亡與否。亦不能預決。蓋其人民之衆。或終有雄桀豪勇者出濟時艱。亦未可知。然或不悟而甘心頹廢。如安南印度之見併于外人。則不能自保可知矣。且今中國既爲萬國所注目。欲求自立。舍大加更革不可。然我正自信中國人之或能改變也。何也。以中國土地之廣。除去滿蒙邊地。所存有三十七萬四千英方里。人民有三百八十兆。又物產極盛。財源豐富。通商之國也。今雖工藝未興。利源未闢。而文明一啓。將爲萬邦所不及。祇如錢糧稅課諸大端。若大加整頓。其進欵較今日當倍蓰也。無如中國人士。欲得其勇猛以求進步。此則甚難。

然其勤苦操作。又爲天下所無。苟非目所親見。幾令人不之信。此則中國人之最長技也。

又中國凡漢人之種族。雖乏勇猛之概。然姿質聰慧。天若故生其質氣。使知所進步者。原其學問之本。及御財之道。本與歐人相去不遠。然終能帖服於下。而不有爭亂者。又皆由歷代威壓已久故也。然自中東之役以後。又以膠變之起。人心漸厭官力之不能保護。故間有草澤中人。起而倡革命之論。然各因其才之所及。不能大革。即有黨與頗衆者。而亦不能大有爲。近年則有豪傑羣起。大倡維新於上。欲盡去舊弊。而大啓新機。于時我輩外人之在東亞。側望中國朝廷。由此做去。雖彼等志士權力之微。曾不足償其勇於任事之志。然能推其任事之心。使人人知所奮發。中國豈直不亡。其興也且涬然矣。雖然。彼等志士。既能倡行新法。不知其果能不藉外人之扶助否。今中國維新不成。天下萬國皆爲之婉惜。惟是變政之機要。尤須將政府之舊弊翻剔明白。使衆人皆曉然於其故。而後知新政盡以與民興利也。故我輩今日尤屬意於中國。企其有轉機者。蓋敵國外患之日深。可藉以驚醒衆人之心目。使各自奮發。爭相

濟變。即少有殺戮。而于此或變之更捷也。

統觀中國人情。不喜兵革。此最可治之道。然因此又覺闇弱之極。不知有進化之機。以處於今日强敵逼迫。物產耗竭之時。其敗壞可勝慨哉。我觀中國積勢旣如此之重。而國民又如此之愚陋。旣言變矣。而欲不假外才。恐亦萬不能成功。雖然。借材之道。不必取諸遠也。近借諸日本。令扶同變革。興造東方。豈非中日同受其益乎。

美意索地消息

西三月十四號希露報云。聞中國政府。近擬將三門灣開作萬國通商口岸。因在京派人往各公使衙門探問情實。以卜其事之可行與否云云。或有人向日本官場訪詢其事。皆答言此事或亦中國所欲出云。

西三月十五號。希露報云。日本東京十三號接北京來電云。此次意大利之要索三門灣。實由德國人從中唆聳之者。蓋其意欲令意大利旣得三門灣後。已國可再迫中國政府批租三沙灣也。

西三月十五號。希露報云。中國政府如決意與意大利開戰。則是自取悔亡

而已。然欲不與之。又不能也。蓋英俄德法。均於中國口岸占有根據地。各飽所欲而去。以爲意國此一要索。必償所欲。且以意大利猶能索得土地。則此後强國必更紛紛再索。我日本當此時局。應如何措手。以勿落他人之後。雖我國近日已無意占鄰國境土。然勢固不得不有所圖也。如福建一省。從前已與中國約定。不得讓與別人。今此我若不早張聲威。恐他人有思染指者。故我日本當制定之。如有不得已而用兵。亦所不可辭也。此深望我政府諸公。早向北京政府圖之。

西三月十五號希露報云。近美國政府亦照會至中國政府。欲於福建厦門。索開租界。

又云。日本駐北京欽使。曾向北京政府索租各地。以開通商口岸。一牛莊。二上海。三重慶。四福州。五厦門。除天津漢口兩地已批租外。更索此五地也。惟聞北京政府於牛莊福州厦門三處已允準了。惟上海重慶兩地。則未經允許云。

答書要言

西三月十二號日本泰晤士報云。俄國伯爵茄仙尼君。嘗答英伯爵白疊斯福君書。其要言云。中國門戶既已洞闢。人人皆可來此通商。即如我邦且有一大鐵路以通之。無

慮中國更可以閉關矣。觀于此言。俄人之用心不可知乎。

川匪被獲

西三月十二號。日本泰晤士報云。前數月四川匪徒。擄獲華司鐸以挾制上官者。今聞有六匪竄至湖北巴東。被官兵偵知。已擒獲就地正法。

旅順近狀

西三月七號。香港孖刺報云。曾據一日本陸軍某將官言。俄人自得旅順後。大增水陸軍兵。所有灣港及道路。修造亦頗妥善。設備極爲周密。又言俄人于今年內。必大增東方之艦隊。觀俄人之謀。似欲永以東方爲總屯海軍之所。今由大連灣至旅順之海權。俄人已得操縱。故俄人今更注意於高麗南方。又聞俄人黨派人至下滑古海島附近。查探海道。此事更足令日本政府。不能不關心也。

天下巨富

西三月十四號希露報云。美國有一富人名尊阿駱非鮮者。其家財之豐富。現有三百二十兆圓。其人今年四十四歲。若遲至一千九百二十年。便爲六十五歲。如到彼時其

人仍生存。則其身家以可儲足一千兆圓之數。然或果至一千兆元圓之數。則與國家所鑄出之金銀錢價値相埒。夫事之所以不能如意者。由於乏之財。使果積聚至如此之巨財。則凡所舉事。無不可任意興辦。殊足令人驚駭。且以一千兆圓數計之。每年所入利息。足以供通地球上君臣薪俸而有餘。盖其每年所入。實有二兆。然此富人旣擁此厚貲。又不免着意經營安放。不至有失歲息所入。今此富人居於美洲。已握有油鐵兩項生業之利權。近且欲攬起銅業之利云。

中高爭界

西三月十九號。日本泰晤士報云。中國與高麗疆界爭端事起。葢高麗東北有圖滿江。越江去有地三百餘里。此間素爲盜藪。經高麗前王用兵剷平。據有其地。前臨至土門江。故高麗人向以土門江爲中高之疆域。且當中國康熙朝。中朝政府曾派員竪立界址於辟都山下平原之中。認明以土門江爲中高界限。今聞中國致詞高麗。謂當以圖滿江爲界。不得以土門圖滿。同音異字。越佔三百餘里地方云云。觀此因中高界務。又有一番擾攘。葢遂東左右地方。與俄人大有關係。不復如前日祗以中高言中高

事也。

法國屬地需欵之厚

西三月九號希露報云。法人拔力田君。係代政府將每年度支數目。宣布于衆者。今其查得地球上各國所需海陸軍經費。以法國所需爲最重。又凡保護屬地所需欵項。有合數國所保護屬地之欵。亦不及法國之重。人聞拔君之言多有未信。惟其所論實屬有理。查得英國所需保護屬地之費。共三十兆。荷蘭西班牙葡萄牙德意志意大利諸國。共費三十兆。六國合共所費六十兆。惟法國所需之費。則竟至八十兆。故拔力田君謂偶得屬地。而所費竟如是之鉅。我國家誠不可圖佔屬地矣。且我所擧八十兆之欵。亦不過約畧言之。其實已至九十兆。試問今日既得屬地。其有利於國家者幾何哉。蓋今查得由法境出口運至屬地之貨。共値一百十八兆。貲本共値九十五兆。除算實每百獲利一二十。又將其獲得之利。與國家支出保護屬地之經費相較。實虧去六十兆。英國出口貨。則共値二千兆。加以英國屬土之在西非洲者。遞年入欵甚多。故覺有利。今我法所得地。不獨無利。而又耗此鉅貲。不如其勿有矣。不獨徵之於今日爲

各國所無。即考之於古史亦曾無得地而反大耗其資財者。夫念開彊闢土之先。不知幾經戰事。傷斃多少民命而後得之。其好事者又多爲大言。以爲國家德威所及。得遠人而治之。而不知徒糜資財以殉所得。所謂務虛名而受實禍者也。且各國所得屬土而有利。我得之而失利。是直不得謂之屬土。祇幸於各處得駐兵之所而已。又徒驅吾官吾民出而與土人爭殺而已。

日工受制於外

西三月七號日本泰晤士報云。英國民人居於日本者。常怨怒日本人。謂日人不能優待。遇事多方掣肘。惟是日本人之在英屬者。雖操正業。英人亦多不與。如加拿大坤士侖各地英人。向與日人作對。時時逕譖當道。設法箝掣。使不得任意營生。時或揚言驅逐出境。而當道者遇事亦多偏聽。故于哥侖比亞省。獨不準日人在此作礦工。科士地海島。亦不準日人在此採珠。獨至外國人之在日本者。正欲與日人相親。而日本人之到外國。且多受禁約。事勢如此。故日人之在本國。不欲寬待外人。亦情理之常。即有下等工役。不知大義。好與外人爲難。更無足怪。雖今日外人之禁制我日本者。倘以

工人爲多。於商賈及製造家。未必悉行禁絕。然同是一國人。而於其操業之貴賤。相待之道。遂大相懸殊。亦非情理之至。然而我今日本治道。方圖進步。外國雖薄待於我。我亦不可過存圖報之心。若事事都要報復。亦禍無已時。故不如稍事退讓。令天下萬國知我日人以進化爲心。庶外人知所感格。而設誠相待。尤可望也。

兩論意索三門灣

西三月六號日本時事新報云。意大利要索三門灣。所以放膽無所忌憚者。恃英之聲援而已。先是中國獲法之密告。已知有此事。當時猶豫未決。至是始峻拒不允。意人恨怒。欲俟本國所派兵輪到。然後發砲一響。自佔有之以償其願。此事甚屬棘手。而北邊更有鐵路一案。生英俄轇轕。事亦與中國相涉。前狼後虎。時局愈艱矣。想世人或有目擊此變。以爲轉促分割之端者。然從來中國之版圖。譬如文王之囿。芻蕘者往。雉兎者往。無敢禁之。其任他人之分割採取。固無足怪者矣。然則吾人於今日。不可不注目者。其唯在列國間之關係何如乎。

夫三門灣之爲地。屬浙江一海港。與楊子江沿岸相接。距舟山島亦不遠。舟山於英。虎之嵎也。楊子江各岸之地。亦英平日所認爲在已之權內。而公言不憚者。而今於三門灣一案。爲英者不獨一無異議於其間。却爲之聲援者何也。當時法國豫告清廷。使其決意峻拒。俄國則唱鐵路之異議。以橫擊英人者。亦何也。然則俄與法相結。意與

英相親。彼此之跡。亦隱然可見也。祇德之去就。雖未可知。然由近來擧動觀之。左袒意英亦可知矣。

世人或云。英人見中國政治日非。紀綱紊亂。卒不可救。俄而變嚮來之政策。決意欲分割之。然吾人未必以爲然也。使英果有意於分割。何爲不先協商列國。而遽輕忽下手乎。竊料英人之意。不問中國之存亡。唯專欲保持已之既得權利。而永遠不失者耳。唯其欲不失之。則不可無緩急相援之與國也。唯其不可無與國矣。則不可使其無我同利害也。是英之所以聲援於意國者此也。

雖然。是亦吾人之臆見。未知其確當否也。且他人之意。姑置勿論。唯我國家之處于此際。當如何而可歟。我國家之對外政策。皎皎皓皓。烏有逐隊隨群。欲分脣齒邦一臠之肉哉。然無如對岸通商之好銷場。寖歸西人之掌中。其門戶他日爲彼所鎖。此豈非我之大利害乎。夫我國家無些鄙心矣。苟其門戶無所閉鎖。其鑰屬之誰手。固非所問。惟恐有獨執其鑰。扃其戶。拒人而不容者。是斷不可附諸默默也。要之我國家處于此之方。由門者之性行。門扉之開閉何如乃決矣。雖然時局之迫如此。

非自進監視對岸最近之一門戶。恐不可也。然則如福建一省。旣雖約中國不以割於他國。今日豈恃此一約。而安之若素哉。必也。自當卜一要地。置門者而監視之。亦實不得已之勢也。又愼衛己國之道也。事機日迫。萬不可緩。引領望當路者之斷行焉。

西三月六號日本報云。意國之於歐洲。名雖列於雄邦。雖有堅艦利砲。其財政竭蹶。殆不能自存。何暇越萬里而覦人國。今也强索三門灣。强梁恣睢。旁若無人者。藉英之虎威使然耳。英之與意。向來於江海沿岸亞比西尼亞一案。生多少轇轕。且三門灣近接舟山。舟山英之所恃以爲根據。而今英却助意者何也。蓋欲慫慂弱小意國。先試其鋒。以覘列國之果有倡異議於其間者否而已矣。意實爲英之測候器焉。測候器果能平穩安全乎。英國固勿論。他列國亦將磨爪露牙。爭分大淸之肉。燎如睹火耳。嗚呼。我國之與中國。爲唇齒。爲輔車。當此事機孔迫之日。猶晏然逸居若不知其急者。未知其可也。

清韓通商條約

西三月四號日本報載淸韓通商條約草案。如下。 大韓國大淸國。切欲敦崇和好。惠顧彼此人民。是以大韓國大皇帝特派全權大臣從二品議政府贊政外部大臣朴齊純。大淸國大皇帝特派全權大臣二品銜太僕寺卿徐壽朋。各將所奉全權字據。互相較閱俱屬妥善。訂立通商條欵。臚列如左。

第一欵。嗣後大韓國大淸國永遠和好。兩國商民人等。彼此僑居。皆全獲保護優待利益。若他國偶有不公輕藐之事。一經知照。均須相助。從中善爲調處。以示友誼關切。

第二欵。自此次立約後。兩國可交派秉權大臣。駐紮彼此都城。並於通商口岸。設立領事等官。均可聽便。此等官員與本地官交涉往來。俱用品級相當之禮。兩國秉權大臣與領事等官。享獲種種 恩施。與彼此相待最優之國官員無異。使署人員往來。及專差送文等事。均不得留難沮滯。惟所派領事等官。必須眞正官吏。不得商人兼充。亦不得兼作貿易。倘各口未設領事官。或請別國領事兼代。亦不得以商人兼充。若兩國所派領事官辦事不合。可知照駐京公使撤回更換。

第三欵。韓國商民並其商船。前往中國通商口岸貿易。凡應完貨稅船鈔等項。悉照中國海關章程。與徵收相待最優之國商民稅鈔相同。中國商民並其商船前往韓國通商口岸貿易。應完貨稅船鈔。亦悉照韓國海關章程。與徵收相待最優之國商民稅鈔無異。凡兩國已開口岸。均准彼此商民前往貿易。其通商詳細章程及進出口貨物稅則。隨後再行議訂。

第四欵。韓國商民前往中國通商口岸貿易工作。准其賃房居住。或租地建造棧房。均聽其便。凡韓國土產。以及製造之物與不違禁之貨。均許售賣。亦准販運各國洋貨進口。買運中國土貨出口。中國商民前往韓國通商口岸貿易工作。准其賃房居住。或租地建造棧房。均聽其便。凡中國土產。以及製造之物與不違禁之貨。均許售賣。亦准販運各國洋貨進口。買運韓國土貨出口。兩國商民所運貨物。如此口不合銷售。亦准其轉運通商別口。凡在各口租地時。均不得稍有勒逼。其出租之地。仍歸各本國版圖。

第五欵。中國民人如有欺凌擾害損傷韓國人性命財產。應歸中國地方官或領事官。按

照中國律令查拿懲辦。韓國民人如有欺淩擾害損傷中國人性命財產。應歸韓國地方官或領事官。按照韓國律例查拿懲辦。兩國民人涉訟。應由被告所屬之國官員。以本國律例審斷。原告所屬之國。可以派員聽審。承審官當以禮相待。聽審官如欲傳詢證見。亦聽其便。如以承審官所斷爲不公。亦許詳細駁辨。

第六款。中國民人在韓國地方租買地基房屋。有被韓國人侵佔者。韓國官應爲認眞追還。給付原業主收管。韓國民人產業。如有被中國民人侵佔者。中國官亦應認眞追還給領。

第七款。中國向不准將米穀出外洋。韓國雖無此禁。如或因事恐致境內缺食。暫禁米糧出口。經地方官知照後。自應由中國官轉飭在各口貿易商民一體遵辦。

第八款。兩國商民彼此通商貿易。如缺償不償。及貨價不清等事。一經涉訟。應由被告民人所屬之國官員。勒限追還。不准延宕。

第九款。中國商民准在韓城居住。其貿易工作等事。韓國官應一律妥爲保護。

第十款。兩國民人。均準請領執照前徃內地遊歷通商。一切辦法。均按兩國現行遊歷

章程辦理。

第十一欵。凡礮械鎗刀火藥鉛丸一切軍器並硝磺等類。應由兩國官員自行採辦。或商人奉有兩國官准買明文方准進口。如有私販。查拿入官。仍分別懲罰。

第十二欵。兩國船隻在彼此附近海面。如遇颶風或缺粮食煤水。應許其進口內避風購粮修理船隻。所有經費均由船主自備。地方官民應加援助供其所需。如該船在不通商之口。私行貿易。拿獲船貨入官。如兩國船隻在彼此海岸破壞。地方官一經聞知。即應飭令將水手先行救護。供其粮食。一面設法保該船隻貨物。並行知照領事官。俾將水手送回本國。並將船貨撈起。一切費用。或由船主。或由本國官認還。

第十三欵。凡兩國官員商民。在彼此通商地方居住。均雇請各色人等。動執分內工藝。兩國人民遇犯本國例禁。潛匿彼此口岸。一經兩國官員照會。領事官應即查明交出。不得隱匿袒庇。

第十四欵。兩國陸路交界處所。邊民向來互市。此次應檢定約後重訂陸路通商章程稅則。並嚴禁流民越懇。以免生事端。

第十五欵。中國商民可得用本國現行之諸銀幣。與韓國貨物交換。韓國商民用其所交換中國之諸銀幣。亦得買中國所產之諸貨物。中國銀幣亦可易韓國銅幣。兩國人民有敢私鑄銀銅貨幣者。各用國律嚴治其罪。

第十六欵。此次所立條約。俟兩國御筆批准。以一年爲期。在韓國都城。互換其條約。既換之後。通商章程未定之前。彼此商民運貨往來。均照兩國海關現行章程辦理。

北京特報

西二月二十七號時事新報。登錄北京來函。題曰北京特報。今譯載其一節。

中法上海租界一案。　法之要求擴張上海租界一案。由廣袤而論之。由位地而言之。俱有礙于公法。淸廷之不許固宜矣。英之反抗亦宜矣。聞駐淸英公使馬克拿忠言於淸廷曰。法人之威嚇不足恐。我英縱保護中國。法人要索決勿聽。雖至用兵亦所弗恤也。是言之出于不得已。余前日既登於貴館。嗣後觀淸廷之舉止。若不甚驚駭法之言行者。法亦稍藏其舌鋒曰。假令允我法擴張租界。英人所有之權一切依舊。斷不敢秋毫侵害也。蓋淸廷雖不許之。然以法爲列强之一。直却之固不可也。故遷延依違不即

答。而英人堅執前議。自傍排法甚急。此際劉坤一以法之所要求之地。牒各國曰。請以此地爲共同租界。於是法人强欲得此地。則不可不就各國領事而求其諾。交涉愈加煩。欽差某乃造總署而商議。遂移該案于法京。更使法外部與駐法淸公使慶常氏會同妥議云。盖其計已窮。故出此策也。

皇帝廢立　西后之包藏禍心。欲行廢立也。路人皆知之矣。因是之故。恐干天下之公議。而不敢遽下其毒手。遲遲然至今。而　皇上遂得延其殘喘。或者因謂此後之事。不宜過慮。不知玻末硝粉。日日陰謀以危社稷。苟一旦皇帝有不可諱。則欲以己所私愛之人代之。直燎若觀火者也。邇來謠傳飛語。關於皇帝之身者。猶紛然百出而不已。天津太晤士報。至言皇帝之被廢。不出戊戌。其無稽亦甚矣。然前日有召集宗室子弟於宮中之事。雖爲恒例。自與聖躬違和上諭相照應。深宮之際。實有所謀。固可知也。況有宗室子弟至今尚留禁中而不出之事實乎。

俄報詆英

西二月二十六號大阪朝日報云。俄國維意士麼斯幾報。論英之對淸策曰。英人之所

以煽動中國革命黨武權黨者。是正欲乘其機會也。如彼之所謂開放門戶宗旨。以予觀之。祗爲圖巳國之利便計耳。頃法之要求上海之租界。彼陰參中國政府之帷幄。使其力拒。然苟不幸此事决裂。中法至于啓釁。英豈能爲力哉。吾謂英不獨不能爲力。且爲之抃舞相慶也。何也戰時彼得乘機而動。戰後又將獨擥利益而後已也。

德將用華民編軍

西二月二十六號時事新報云。德將倣英。募膠州之華民。編成聯隊。已見於倫敦報。然確否未能詳也。

英買收劉公島地

同日報又云。英之欲大修築威海衛也久矣。聞今大購收劉公島西部一帶之地。葢欲使衛灣之西口鞏固也。

德廷經營膠州灣

西三月八號日本時事新報云。德國政府以去年十月杪。施行于膠州灣之政策。報告本國議院。一日。政府于賣買地皮之際。防有貪猾投機漁利。因先盡買收之。然後賣

却於欲買者。二日。政府爲求進口貨之便起見。開辦中國稅關于德屬碼頭。使其照收中國定法之關稅焉。三日。政府爲防鴉片密入起見。制限該商賈。課以重稅。且使警官監視其業。四日。政府爲不許壟斷起見。任商賈之隨意競銷。五日。刑法雖從本國定制而施行。亦斟酌於中國。笞刑姑存用之。惟婦人止之。其他中國所用酷刑。一切廢之。六日。港口前面一帶地皮。收爲政府公地。不敢斥賣於人民。一以政府手腕開築埠頭。祇屋舍倉庫之類。任人民私設。七日。青島市街。擬倣波爾幾克海濱市街興築。是則欲誘致旅居南清人之遊履起見焉。

旅順口俄兵病死

西三月八號日本時事新報云。在旅順俄兵。病死者甚多。去年十一十二兩月中。死亡既至二百十五人。而一二暨陸梁。氣燄愈熾。本年歲首。一月間之死亡。殆可比前二月云。

中國商埠外人及其公司數

西三月六號日本時事新報云。據本年一月刊行英國商務院月報。千八百九十七年

二十二年歲杪。現在寓中國通商各埠外人及其公司數如下。

(中畧)外人數在千八百八十五年杪。爲一萬九十一人。在千八百九十六年杪。爲一萬八百五十五人。至千八百九十七年杪。則增爲一萬千六百六十七人。又其公司數。在千八百九十六年杪。爲六百七十二。至千八百九十七年杪。則減爲六百三十六。即以千八百九十七年杪。比前年杪。人口則增八百十二。公司則減三十六。今各以其國分列如下

	公司數		民數	
	千八百九十七年	千八百九十六年	千八百九十七年	千八百九十六年
英國	三七四	三六三	四、九二九	四、三六二
德國	一〇四	九九	九五〇	八七〇
美國	三二	四〇	一、五六四	一、四三九
法國	二九	二九	六九八	九三三
荷蘭	六	四	八一	六九

丁抹	四	四	一四七	一四六
西班牙	五	四	三六二	四一〇
瑞士及那威	三	三	四三九	四〇七
俄國	一二	一四	一一六	一二五
奧國	六	四	一〇六	七四
比利時	四	五	六八	七二
意國	五	五	一二〇	一三八
日本	四四	八七	一、一〇六	八五二
葡國	八	六	九七五	八七一
無條約諸國		五	六	八七
計	六三六	六七二	一一、六六七	一〇、八五五

檀島擬禁清日工人

西三月七號日本時事新報云。美政府現擬禁絕中東兩國民之移住于檀島者。嗣後該

地如工役不給。應以葡人意人俄人補之。故目下有在英京召募葡人之渡航者云。昨駐美本邦公使報道。此次美國議院。于檀香山一切法案未盡決議。然情形已如此。此案實施。應非遠也。噫。

近衛公環遊地球

西三月四號日本時事新報云。日本公爵近衛篤麿氏。欲觀光於禹域者久矣。玆擬于本月念六自東京啓行。經朝鮮。抵天津。遊燕京。出上海。更由香港開輪。訪歐過美。一匝環球。然後回國。

在韓日人

西二月二十七號日本報云。據前月查核。我邦人在釜山者。男三千三百八十九人。女二千九百五十九人。總計六千三百四十八人。戶數一千百二十。比之於前月。人口增九十九。戶數減七。　在京城者。男一千一百一十八人。女八百一十二人。總計千九百三十人。戶數四百九十八。比之於前月。人口減四十六。戶數增十八。　在木浦者。男六百五十七人。女三百二十一人。總計九百七十八人。戶數二百四十八。比之於前

月。人口減一。戶數增六。

咄咄怪報

西二月二十六號大阪朝日報云。瓜哇有斯布喇士報。載一奇聞云。中國政府代理者。欲誘荷蘭殖民地之歐洲兵士。使之入中國禁軍。目下甚極匆忙。是決不屬子虛之談。確有根據。查此事之漏泄。由米素打可捏利斯（地名）第十一大隊中。歐洲兵士之忽然失踪者不少。此失踪之兵。係白耳義人（白耳義即比利時也日人多譯爲白耳義）路克仙布爾克人。瑞士人德國人等。初代理者之誘之也。約曰。如脫其隊而入中國陸師者。必當給以一千布至一千六百布。於是亡者相續。而若輩自途中寄書於在營之兵勇。勸其逃亡。既而若輩下運河。咸會舊都。中國代理者乃給與衣服銀元。使之換坐中國輪船。以直抵新嘉坡及中國。

孟尼拿義軍宣戰

西三月四號日本時事新報云。孟尼拿義軍上將亞畢那。于上月七日宣發戰書。且告其衆曰。一今我輩之與美。友誼既破。應用戰時法律。以敵視美人。二戰時若獲美人。

當視作囚虜拘之。三已將此書報告各國領事。我議會即將今之宣戰。由于勢之所迫。萬非得已。憲法上保證之旨。應行停止。宣布于衆等語。以下推開釁原由。出諸美軍之曲。曰。美軍暴虐驕恣。無所不至。專以慢侮摧辱我飛島人以爲快。甚至目我政府爲沮害正理與自由者。此豈吾徒所可委之天命。運會無可如何。而坐以待斃哉。又豈可畏彼爲地球强國。而甘以蕞爾小島。受犬馬之羈絆哉。夫兩軍開釁。禍機固大。苟坐視彼輩之奴隸我。累世不見天日。恥辱孰甚焉。是眞萬難隱忍者也。愛國忠勇之士。當無惜其生命。而相勉於維持國家不墜名譽哉。抑原開釁之由。本非我輩挑激之。嘗焦思苦慮。百方避之。以冀彼之一悟。而彼輩暴慢。怒我執正義。不爲猥屈。遂蒙我以反徒之惡名。烏乎。彼輩之暴慢無禮。一至于此。今也和局遂不可望。吾徒之苦慮。無所復用。惟冀同志之士。咸無餒氣。務奮爲獨立不羈。不顧其死。天運循環。豈遂無成志之日哉。其各尊義務任艱苦。忠心報國。毋有他念。

美軍敗績

西三月六號日本時事新報云。本月三號府下某處。接香港來電云。孟尼拏之東。桑布

安底滿的之戰。美軍敗績。死傷甚多。義軍復罷什克。巴的駱斯。喀陀爾秘等。並破美軍於孟尼拿之北。奪其器械。遂進到頓士北方。美軍恐其侵入孟尼拿市。燒頓士。畢濃士。散陀拉爾斯。以圖防遏之。各國兵輪亦均命水兵上岸。保護其羈旅人民。諸役也。美兵之被擒者。共六百名云。此報是否。未容輒信。姑錄之以俟後報。

自相矛盾

西三月六號大阪朝日報云。俄皇銳意倡道平和會。乃觀其政府舉動。不能無異焉。蓋其無論于海于陸。增修船島砲臺。工役繁興。日不暇給。如陸海軍務大臣及副官。亦親身巡視各地要害之守備線。督飭工役。速作防備。且本年新徵應入營之兵弁。定額亦甚衆。足使人喫發一驚。此兵多遣戍于極東及俄土境上者云。

英國商務會建議

西三月六號大阪朝日報云。英國布喇克巴容商務會議所。現擬俟倫敦聯盟商務會議所集議之日。提出一案。決定之後。更建議於政府。請政府於外部院中。添設管理中國日本暹羅朝鮮。及本國屬地之政治商務。並領事事務之局。此策於前七年曾議而

不就。今再有此議云。

西班牙樞密大臣退位

西三月七號時事新報云。西班牙樞院大臣薩喀斯塔。提出割讓非島一案於議院。上議院抗議極烈。其鋒不可當。樞臣悉掛冠而去。保守黨首領什伯喇氏乃代之。構成新樞密院。

法國火藥庫焚炸

西三月八號時事新報云。法國差倫市海軍火藥庫破焚。衛兵悉死。人民亦多失命等語。昨由倫敦專電登報。昨又接到在本邦法使署之柴棍電音云。該火藥庫在于差倫市附近喇克布蘭。爆發時爲本月六日下午一點鐘。全庫一爆。不復留其片影。傍近民舍。爲其所毀壞者。四分之一。死者六十名。受傷者一百一十名。該庫爆發原由。在火藥之醱酵而自燒云。

曰生生。性曰存存。繼繼承承。運以不停。孰不欲攀援而從之哉。而勢終處於不及。世人妄逐既逝之榮辱得喪。執之以爲哀樂過駒不留。而墮甑猶顧。前者未忘。而後者沓至。終其身接應不暇。而卒於無一所應。不亦悲矣。

一多相容也。三世一時也。此下士所大笑不信也。烏知爲天地萬物自然而固然之眞理乎。眞理之不知。乃緣歷刧之業力。障翳深厚。執妄爲眞。認賊爲子。自擾自亂。自愚自惑。遂爲對待所瞞耳。對待生於彼此。彼此生於有我。我爲一。對我者爲人。則生二。人我之交。則生三。參之伍之。錯之綜之。朝三而暮四。朝四而暮三。名實未虧。而喜怒因之。由是大小多寡。長短久暫。一切對待之名。一切對待之分別。殽然臾然。其瞞也。其自瞞也。不可以解矣。然而有瞞之不盡者。偶露端倪。所以示學人以路也。一夢而數十年月也。一思而無量世界也。尺寸之鏡。無形不納焉。銖兩之腦。無物不志焉。西域之技。吐火而吞刀。眞人之行。火不熱而水不濡。水爲流質。則相浮游泳。若處於空地爲圓體。則倒竪橫斜。皆可以立。同一空氣。忽傳聲忽傳光而不殺也。同一電浪。或傳熱或傳力而不舛也。虛空有無量之星日。星日有無量之虛空。可謂大矣。

非彼大也。以我小也。有人不能見之微生物。有微生物不能見之微生物。可謂小矣。非彼小也。以我大也。何以有大。比例於我小而得之。何以有小。比例於我大而得之。然則但有我見。世間果無大小矣。多寡長短久暫。亦復如是。疑以爲幻。雖我亦幻也。何幻非眞。何眞非幻。眞幻亦對待之詞。不足疑對待也。驚以爲奇。而我之能言能動能食能思。不更奇乎。何奇非庸。何庸非奇。庸奇又對待之詞。不足驚對待也。凡此皆瞞之不盡者。而尤以西人格致之學。爲能畢發其覆。漲也縮之。微也顯之。亡也存之。盡也衍之。聲光虛也。可貯而實之。形質阻也。可鑒而洞之。聲光化電氣重之說盛。對待或幾幾乎破矣。欲破對待。必先明格致。欲明格致。又必先辨對待。有此則有彼。無獨有偶焉。不待問而知之。辨對待之說也。無彼復無此。此即彼。彼即此焉。不必知。亦無可知。破對待之說也。辨對待者。西人所謂辨學也。公孫龍惠施之徒時術之。堅白異同之辯。曲達之學者之始基也。由辨學而算學。算學實辨學之演於形者也。由算學而格致。格致實辨學算學同致於用者也。學者之中成也。格致明而對待破。學者之極詣也。孔曰。下學而上達。未有可以躐等而蹴幾。亦何可以中止而自畫也。故嘗謂

西學皆源於佛學。亦惟有西學。而佛學乃復明於世。彼其大笑而不信。抑又何據而然乎。豈不以眼耳鼻舌身所不及接也。此其愚惑也滋甚。眼耳鼻舌身所及接者。曰色聲香味觸五而已。以法界虛空界衆生界之無量無邊。其間所有。必不止五也明矣。僅憑我所有之五。以妄度無量無邊。而臆斷其有無。奚可哉。是故同爲眼也。有肉眼。有天眼。有慧眼。有法眼。有佛眼。肉眼見爲國土爲虛空。天眼或見爲海水爲地獄。無所見而不異焉。慧眼以上。又各有異。奈何以肉眼所見爲可據也。耳鼻舌身亦復如是。即以肉眼肉耳論。有遠鏡顯微鏡所見。而眼不及見者焉。又有遠鏡顯微鏡亦不及見者焉。有電筒德律風所聞。而耳不及聞者焉。又有電筒德律風亦不及聞者焉。且眼耳所見聞。又非眞能見聞也。眼有簾焉。形入而繪其影。由簾達腦而覺爲見。則見者見眼簾之影耳。其眞形實萬古不能見也。豈惟形不得見。影既緣繪而有是。必點點綫綫而綴之。枝枝節節而累之。惟其甚速。所以不覺其勞劬。迨成爲影。彼其形之逝也。亦已久矣。影又待腦而知。則影一已逝之影。並眞影不得而見也。故至遠之恆星。有毀已千萬年。而光始達於地者。推光行之速率。至於密邇。亦何莫不然。耳有鼓焉。聲入而

肖其響。由鼓傳腦而覺爲聞。則聞者聞耳鼓之響耳。其眞聲實萬古不能聞也。豈惟聲不得聞。響既緣肖而有是。必彼之既終。而此方以爲始。惟其甚捷。所以不覺其斷續。迨成爲響。彼其聲之逝也。亦已久矣。響又待腦而知。則響一已逝之響。並眞響不得而聞也。故雷礮之遠發。山谷之徐應。有踰時而聲始徃返者。推聲浪之速率。至於切近。亦何莫不然。懸虱久視。大如車輪。床下蟻動。有如牛鬭。眼耳之果足恃耶否耶。鼻依香之逝。舌依味之逝。身依觸之逝。其不足恃均也。恃五以接五。猶不足以盡五。況無量無邊之不止五。彼其大笑而不信。乃欲恃五以接不止五乎。恃五則五寡矣。然恃五又多此五矣。苟不以眼見。不以耳聞。不以鼻嗅。不以舌嘗。不以身觸。乃至不以心思。轉業識而成智慧。然後一多相容三世一時之眞理。乃日見乎前。任逝者之逝而我不逝。任我之逝而逝者卒未嘗逝。眞理出斯對待不破以自破。

反乎逝而觀。則名之曰日新。孔曰革去故。鼎取新。又曰日新之謂盛德。夫善至於日新而止矣。夫惡亦至於不自新而止矣。天不新何以生。地不新何以運行。日月不新何以光明。四時不新。何以寒燠發斂之迭更。草木不新。豐縟者歇矣。血氣不新。經絡者

絕矣。以太不新。三界萬法皆滅矣。孔曰改過。佛曰懺悔。耶曰認罪。新之謂也。孔曰不已。佛曰精進。耶曰上帝國近爾矣。新而又新之謂也。則新也者。夫亦羣教之公理已。德之宜新也。世容知之。獨何以居今之世。猶有守舊之鄙生。齗齗然曰不當變法何哉。是將挾其薾敝惰怯之私。而窒天之生。而尼地之運行。而蔽日月之光明。而亂四時之迭更。而一獨百產萬靈之芸芸。不恤亡學亡政亡教。以拗戾乎不生不滅者也。雖然。彼之力又何足以云爾哉。毋亦自斷其方生之化機。而與於不仁之甚。則終成爲極舊極敝一殘朽不靈之廢物而已矣。乃彼方詡於人曰。好古者是又大惑也已。古而可好。又何必爲今之人哉。所貴乎讀書者。在得其精意以充其所未逮焉耳。苟以其跡而已。則不問理之是非。而但援事之有無。梟獍四凶。何代蔑有。殆將一一則之效之乎。鄭玄箋詩言從之邁。謂當自殺以從古人。則嘗笑其愚。今之自矜好古者。奚不自殺以從古人。而漫鼓其輔頰舌以爭乎今也。夫孔子則不然。刪書則斷自唐虞。存詩則止乎三百。然猶早歲從周之制作也。晚而道不行。掩涕於獲麟。默知非變法不可。於是發憤作春秋。悉廢古學而改今制。復何嘗有好古之云云也。口口口曰。論語第七

篇。當是默而第七。劉歆私改默爲述。竄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十四字。以申其古學篇名。遂號述而矣。我非生而知之者。敏以求之者也。生知與敏求相反相對。文義自足。無俟旁助。而忽中梗好古二字。語意都不連貫。是亦歆竄矣。世豈甘爲莽歆之奴隸也乎。則好古亦其宜也。口口口曰。於文從古。皆非佳義。從艸則苦。從木則枯。從艸木則楛。從网則罟。從辛則辜。從攴則故。從口則固。從歹則殆。從疒則痁。從監則鹽。從牛則牯。從疒口則痼。從水口則涸。且從人則估。估客非上流也。從水爲沽。孔子所不食也。從女爲姑。姑息之謂細人。吾不知好古者何去何從也。歐美二洲。以好新而興。日本效之。至變其衣食嗜好。亞非澳三洲。以好古而亡。中國輙動援古制。死亡之在眉睫。猶棲心於榛狉未化之世。若於今熟視無覩也者。莊曰。莫悲於心死。而身死次之。諡曰至愚。可不謂大哀。

日新烏乎本。曰以太之動機而已矣。獨不見夫雷乎。虛空洞杳。都無一物。忽有雲雨相値。則合兩電。兩則有正有負。正負則有異有同。異則相攻。同則相取。而奔崩轟殉發焉。宇宙爲之掀鼓。山川爲之戰撼。居者愕眙。行者道仆。懦夫孺子。掩耳而良久

此稿未畢

一線通處坐可語。不論乾端與坤垠。雷也猶能聽君命。何況濟濟四海人。君不見如今自由光八表。英魂當遊東海濱。

其後欲訪波寧流女史。復罹微恙。未果。一日閱新報。載西班牙之電報曰。頓加羅黨之將被囚於西都者。越獄而逃。未知所之。散士拍節曰。莫非幽蘭女史之老父耶。竊思見波寧流女史問之。必得知其狀。於是懷紹介之書。渡踰水。投滊車。向於紐瀨流州。女史者愛蘭獨立黨之魁首。波寧流氏之妹也。其姪亦在本國與父共奬勵貧民。招集義士。抗英人之暴政。欲脫羈絆。而女史與其老母留於米國。激勵寓米之愛蘭人。募資積糧。以恤贈本邦貧乏。以救濟爲已任。隱然爲在米愛蘭獨立黨之首領。曾作一長歌。述愛蘭人之困阨。英人之虐政。其歌慷慨淋漓。使聞者流涕滂沱。不能自禁。世雖或有尤其輕佻過激者。然以一女子之身。棄生取死。據天道之大義。志國家之回復。驅一瘠土之饑民。欲與濟濟多士相搏。亦可謂一世之女丈夫矣。且躬行高潔。赤心許國。不顧一身之歡娛。婥妁華年。未結良偶。視彼之牽於癡情。忘身忘家者何如哉。既而下汽車。敲女史之門。絕無應者。散士佇立稍久。一婢開扉。顯其半面。赤髮

攣耳。低鼻厚唇。歷齒吃聲。黴糟滿面。見散士意色甚惡。傲然詰來意。散士慇懃答
曰。僕東海之游士。乞謁令孃者也。婢掉頭曰。女史臥病。不能接賓客。况新來如足下
者乎。散士心憤其不敬。欲唾其面。又以爲是固無智之賤婢耳。且愛蘭人常惡支那人
之無利於己。今彼殆誤認予爲支那人也。乃更取紅蓮之書。挾刺而託曰。僕所以不遠
千里而來者。欲得一見令孃。表一片之冰心也。他日若有期。更圖相訪。望令孃自愛。
怏怏遂辭。至停車場。倚階長嘯。以待汽車之發。時有愛蘭人數輩亦在焉。敝衣垢顏。
年皆二十五六。相共指目散士而嘲笑。或高呼爲辮髮之賤奴。散士故爲不知。眺望遠
近。忽有一少年疾行來前。敬揖曰。足下非東海之士人乎。散士曰然。少年曰。僕波寧
流女史之家人也。前枉足下之高步。賤婢不知。有失唐突。今女史令僕急追足下。乞
再辱臨。望足下勿惜玉步。散士曰。僕今日再受愛蘭人之侮辱。一婢一傖。無學之徒。
雖固不足怪。僕豈快之耶。且僕歸心既決。請更約他日。少年曰。女史病在床蓐。殆有
月餘。杜門謝客。以養心神。今喜足下之遠至。扶病求一相見。欲以開胸懷。賤婢遇足
下之如何。女史所未知也。願足下勿移怒。婢之不敬。僕乞當其罪。且女史氣銳性豪。

精神越濼。自罹病痾。喜怒無常。聞足下憒賤婢亡狀而捨去。其病再發。亦不可知。僕將何辭以對女史哉。賤婢不敬。已聽命矣。足下又云再受侮辱。敢問之。言未終。傍有愛蘭人脫帽進曰。侮郞君者奴輩也。奴輩不通事理。又不知爲波寧流女史之客。以爲支那人。誤失敬禮。蓋非有他意也。小君爲奴輩幸謝郞君。靦面汗顏。彷徨失措。散士憐其質朴悔過之速。又知波寧流女史之眞病。疑團冰解。怒氣澌盡。乃與少年再至波寧流女史之家。待於客堂。有頒白之老媼來迎曰。妾波寧流之母也。曾寄書紅蓮女史。告以郞君爲人。勸結交焉。賤兒聞之。日待郞君之至。眞不唯一日三秋。既而罹病。輾轉床上。將一月矣。醫士恐兒見客。爲悲壯之談。精神激昂。釀身體之瘦弱。禁使勿接客。且小婢亦不知郞君遠來。以爲常客。誤而失禮。至使再勞玉趾。雖是小婢無智所致。抑亦妾等之罪也。海量容宥。賤兒所切祈也。散士曰。是何足以爲罪耶。唯得見令娘。僕不勝喜幸。老媼曰賤兒病臥於床。久不粧飾。固不可以見高賓。郞君察其不得已。請勿尤之。得相見而辱一言。幸甚幸甚。散士曰。令娘若不棄。豈敢辭之乎。少焉女史徐步而入。散士鞠躬而立。女史促散士使坐。親安坐榻。年二十七八。肌膚

欺白雪。皓齒如連珠。兩頰肉寒。雙眼光冷。結綠鬢而垂於後。眉宇如有憂者。女史徐語曰。妾曾見新報。知日本人有義氣。又因紅蓮之書。聞郎君高風。久願一相見。郎君不棄。不遠千里而枉玉趾。妾喜罔極也。散士曰。僕聆令娘之高操卓節。心竊慕之。茲有年矣。今忽得接謦欬。僕喜可知也。聞令娘久染病痾。今少間否。女史曰。妾之病者乃不自量力。憂國慨時。心欝氣結。所使然也。咋來少閒。願假郎君半日之暇。爲我說卓偉之高論。談風流之韻事。又話東洋之奇談。使得以散幽情。散士曰。僕唯欲聆令娘之卓說而已。女士微笑。暫不言。時郊外之製造廠。瀛笛已報四点。日輪西匿。微風捲窓。女史命婢解窓。則平疇崇田。參錯目下。靑山翠靄。出沒雲間。禽鳥則弄音於叢林之上。鷺鷥則刷羽於靑草之濱。執鋤者翁。曳牛者童。皆足添登臨之興。廻垣有一川焉。流于枯巖癯石之間。聲響湲湲。如奏笙瑟。凡茲景物。莫不令人樂而忘憂。女史指而示散士曰。彼山謂何丘。彼水爲何川。昔爲用武之塲。今爲掘礦之地。村落在於彼處。墓碑隱於彼邊。散士嘆稱不止。女史曰。妾常愛好景。卜居得此。朝之出也。而說正理。論大道。鋤暴援弱。斥貪利之徒。而救罹厄之窮民。夕之歸也。繙書淸風之

中。鈎深極奧。窮覽妙旨。時踏月歌風。欲以排終日之欝悶。是妾無上之樂。而芙公所謂自由棲處。是吾鄉之意。其在斯乎。散士曰。僕生平之望。亦不外此。既而女史更指前川曰。妾又有綸釣之錮疾。彼水者妾日夕所垂竿之處也。郎君亦好之乎。散士曰。奇哉。令娘所嗜。何其與僕相同哉。僕在鄉之日。投綸東江之涯。垂竿西水之上。概無虛日。其後丁國難。南轅北轍。席不暇煖。況西遊以來。書窓之日易傾。以是不試者又數年矣。僕好之實深。女史曰。然則請俱釣於前川。投塵事於一竿。以散除憂欝。乃命婢裝綸絲。步至川岸。沿水而下。百餘步。流忽止。洄而爲潭。廣十二三弓。兩岸之垂楊覆空。一二奇石。橫於潭中。籍氍毹而共垂綸。先相約曰。請以釣魚決雌雄。少焉潑剌上竿者數尾。至於薄暮。各算所釣。散士輸一尾。女史大笑之。且欲歸去。散士尚未止。依然注目於竿頭。女史嘲笑不措。乍見一鱗活活躍水。與綸共上。大二尺强。女史大驚。啞啞之聲未終。忽爲嗚呼之聲。散士顧而曰。失於東隅。收於桑楡。諺曰功業觀其終。令娘以爲如何。女史曰。郎君何傲之甚。所得非相同乎。散士曰。無如僕之所釣。其大殆倍於令娘。女史曰。始約豈以大小乎。唯在其數之如何耳。且妾所得者雖

小。色鮮而味美也。郎君所得。容體大矣。而色味俱不及。請譬之於人物可乎。夫不知我驪鞍乎。一鞭躍馬。所向無前。旬日而糾合羅馬帝國。即帝位。進而蹂躪亞細亞諸州。又不見若遜乎。驅市民而指揮之。與英國雄軍。三戰大破之。遂爲大統領。拿破崙者自一孤島起。即佛國帝位。其用兵如神。席捲歐洲。威震四海。歐之君相。納降惟恐後。智亞者抱經濟之才。雖貴不驕。雖賤不怨。許國之志。白髮不渝。回已顛之國勢。復既覆之宗社。遂昇佛國大統領之位。和通士之爲人。雖多病薄弱。然其爲事則百折不屈。且能探物理之奥。遂驅蒸氣而代人力。海則浮巨艦。陸則奔鐵車。自生民以來。有益於世者。殆無及也。是數人皆蓋世英傑。智豐材高。而其長皆不及中人。所異者腦裏而已。豈可以身體之大小决雌雄哉。今十九世紀者。才藝競爭之世也。豈若往古野蠻。徒以單騎勇鬪。誇身體筋骨之强。凌弱壓寡。優勝劣敗者哉。嗚呼。如郎君之說。則將謂八尺農叟。南方黑奴。貴國角觝。無敵於天下歟。可謂不通今日之事情者矣。散士哂曰。豈非以僕矮少故。欲婉折之耶。但所得大魚甚多。其小者乞再放之。女史曰。妾聞男子之情。變易如秋氣。信哉言乎。郎君以後得之大。忘先釣之樂。得無謂

憐新疎舊者哉。散士曰。令娘言語抑揚。殆使僕不能啓齒。今恨不使令娘得大魚。女史大笑。時巳黃昏。乃收竿而歸。導至客堂。謂散士曰。今日之樂。實近來所無。欝憂全散。樂不可言。然少覺身疲神慵。郞君幸恕之。徐起凭於長椅。母氏推闥來顧女史曰。心神果如何。女史曰二豎已退。盖郞君之賜也。三人團欒。縱横談笑。興亦漸酣。倏而耀以華燈。羞以晚飧。艮肉鮮魚。雜陳案上。粲然如玉。所釣之魚味最甘美。共賞不止。散士置箸問曰。聞英人奬勵己國人之航海。妨害愛蘭人之富强。今日愛蘭人非乘英船者。禁漁於海。眞有此事乎。女史張眉曰。有之。其他可推矣。百世之國讎。不可不報。聲漸激。語將烈。母止之。更移語而談及東洋婦人情態。女史笑曰。東洋甚多美人。想有閉月羞花之孃。倚窓望南來之雁。傍門看入岫之雲。脊脊然遲郞君之歸者。散士莞爾答曰。僕少狂狷不檢。其後舊邦喪亂。飄零東西。殆無寧日。且性不好歌舞游蕩。乏洒洒落落之風。穿紈袴。衣輕裘。喔咿嚅唲。以事婦人。生平所恥爲。以故絕無顧僕者。僕亦以是爲自得。將於絲衾孤燈之下。虛度一生。未可知也。女史曰。聞君之言。妾有感焉。抑婦女欲揮柔軟之臂。有爲一世。勢不能迎夫以諧偕老。蓋生產則

動輙掣肘。子女則屢多累心。遂有不能如意者。男子則不然。婦護於內。教子育孫。無
所不至。但勉其外。以求志之所欲爲。何累之有哉。唯在女子憐窈窕而不淫其色而
已。觀歐米古時義婦烈女。終身不嫁者甚多。而男子畢生孤獨者甚尠。嗚呼。人非枯
木頑石。孰無懷春之情哉。惟天下事有更重于此者。遂不遑顧耳。散士曰。令娘之言。
可謂有理。然僕所聞。如哲學之大家感堵。理學之泰斗紐頓。大史麻浩冷。詞家華聖
頓。於留賛。之數人者。終身不娶妻。米之大統領婉美倫。舞雲河南。亦然。男子豈特
無累哉。且夫歌樓舞館。固多腰細身輕。水郭山村。豈乏明眸皓齒哉。但欲得契心者。
難如冀北之駒。是所以有美人薄命。才子難配佳人之嘆也。若男兒一誤娶姦婦。溺於
淫女。大而失國。小而破家。汚名玷節。其實不尠。古人有言。皓齒蛾眉。伐性之斧。豈
得謂無累哉。語未終。女史笑曰。然苟有才豐容麗。大事足與共謀。小事不足爲累。而
諸伉儷者。將如之何。散士曰。石橋朽於雨。羝羊孕於風。得如此好事。斷非易得。斯
僕之所夢見者耳。令娘非癡人。何須說夢耶。女史忍笑曰。何說夢耶。近取之郎君之
身而已。雖謂郎君知之。無如妾業已知之。既而掩口曰。妾所謂者幽蘭女史之事也。

此稿未畢下期續印

讀日本松陰先生幽室文稿題其上　　更　生

孔學。在。成。仁。春秋。通。國。身。拱嚕。爲。巧。宦。中庸。託。妄。人。全軀。保。妻。子。秦越。視。斯。民。儒術。久。矣。喪。
安問。起。傳。薪。舜水。發。高。躅。寓公。搏。桑。濱。大道。重。扶。輪。學派。盛。彬。彬。軒動。神。國。波。大業。輝。維。新。
王政。忽。復。古。三島。翽。慶。雲。元功。在。誰。手。忼慷。松。陰。君。正學。宗。洙。泗。高蹈。抗。邸。墳。鼎鼎。宏。大。道。
軒軒。表。蒼。旻。弟子。同。激。昂。大師。國。所。尊。首創。尊。攘。義。誓心。掃。武。門。武門。何。赫。赫。政柄。八。百。春。
天王。實。守。府。生殺。惟。收。軍。急激。發。義。唱。豈不。憚。禍。艱。救國。心。旣。苦。殉道。勇。所。稟。遂使。群。處。士。
憤起。擲。血。痕。前覆。後。軌。繼。大獄。慘。酸。辛。終能。覆。霸。圖。版籍。奉。元。君。千年。大。革。命。礌磈。壯。乾。坤。
豈知。一。士。志。誓死。奮。所。聞。創業。翳。絕。偉。道義。實。其。根。固知。下。無。學。不足。振。國。群。我今。讀。遺。書。
正氣。照。千。春。一讀。生。慚。悚。再讀。起。輪。囷。諸夏。愧。無。士。東國。存。斯。文。

漢上紀事四篇　　　譚嗣同

滄海。橫。流。日。長城。入。款。年。雁臣。皆。北。向。馬市。亦。南。遷。冒頓。雄。心。在。餘皇。夜。語。傳。耀兵。驕。未。已。
江上。試。投。鞭。

微聞。夏。元。昊。少小。郎。凶。殘。法令。輕。戎。索。威儀。辱。漢。官。行看。飛。羖。羝。豈是。召。呼。韓。帛樹。休。相。擬。

熙朝禮數寬

遼兒曾奉使主父竟窺鄰厚德終歸宋無人莫謂秦橋門虛入侍漢室重和親轉悼南征者

淒涼問水濱

蹈海聞高義斯人亦壯哉豈知賓日地猶有報韓椎蕞爾蜻蜓國居然獬豸才一聲燕市筑

千古尚餘哀

晨登衡嶽祝融峰二篇　譚　嗣　同

身高殊不覺四顧乃無峯但有浮雲度時時一盪胸地沈星盡沒天躍日初鎔半勺洞庭水

秋寒欲起龍

白帝高尋後三年得此遊芒鞵能幾兩踏破萬山秋獨立乾坤迥坐觀江海流朱陵有遺洞

懷古一搜求。

刋誤記　第八冊論說第三頁陽面第四行漢高祖三字應置在創業之主之上

大同學校捐欵姓氏

任　邮　堂　六十元　　鮑　焯　昭　翁　五十元　　盧　榮　彬　翁　五十元

鮑芳昭翁　五十元　　永義和寶號　四十元　　東同泰寶號　三十元

恭頌黎領事德政

黎君藻泉蒞任古巴總領事府業經數載任內保商惠工善政良多去歲美西搆兵古巴華人被困一隅其時飢民數萬嗷嗷待哺　黎君即爲設法勸捐賑濟幷詳請　使憲轉奏　朝廷立沛恩施所以全活甚衆現値　黎君調任飛獵邊總領事府故古巴華人特敬製傘額等件恭送以頌德政而誌不忘○其傘額頌詞　公我粤新會人少沈默有大志舉孝廉以才奉調出洋歷任秘墨參贊兩任金山總領事府爲當道所倚重而於古巴總領事府任內　德政楙著厥施尤偉語曰隱居求志行義達道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公無愧焉故於其去也留鞾莫遂載德難忘敬泐數言以志頌悃　其緞聯　四國是皇公才公望一夫失所已溺已飢　鏡額　古道照顏　以上商董等叩送

○又一百九埠飢民布片傘額頌詞　公以名孝廉備皇華選歷任秘墨參贊官金山總領事府所至有聲丙申秋調任古巴總領事府時當兵燹老弱輾轉交迫　公捐俸倡賑佈告遠近集欵二十餘萬金螻蟻萬千幸獲存活洎今春美日搆兵封禁海口糧食告匱民患尤亟　公電稟　欽憲據情代奏蒙　恩撥庫平銀一萬兩使民絕而復續固　皇仁之浩蕩

亦皆我　公之嘔心咯血所造福於我華傭者誠意想所不及敬陳頌語以志蟻忱　以上飢民等叩送○贈黎君藻泉觀察調任飛獵邊總領事府二首并希　誨政　何啻登仙是此行荒陬話別倍屏營諸番輯睦渾三載萬衆驚傳頌再生豈謂陳情歸李密翻然移節動蘇卿也知鎖鑰惟公可懷遠頻煩命世英○旌麾此日指東南龜豆城中又駐驂地界炎洲連碧海路通重譯出黎僚聲名自昔雞林重勳業多從虎穴探尊主庇民無異術肯辭鞅掌事清譚　餘尚有歌辭甚多茲不全錄

古巴關埠華商公啓

檀香山戒鴉片烟分會告白

鴉片烟始自印度英人輸來中國欲疲弱其人於中圖利乃不料華人上下溺之以致銷骨鑠髓良堪痛恨今有明哲之士痛其流害已極特在橫濱設立一戒烟總會然猶恐勸諭不廣更函派弟等在檀埠作分會董事招納梓里入會以期共登覺岸爲此佈告各梓友如有合意入會者請到怒安奴街義棧掛號俟入會後每名給回金字牌一面以徵善品焉

董事　李晴輝　鄭紹彭　啓

發行兼編輯人　英國人　橫濱市伊勢町三丁目六十五番地　馮鏡如

印刷人　橫濱居留地百三十九番館　鈴木鶴太郎

發行所　橫濱居留地百三十九番館　清議報館

印刷所　清議報館活版部